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三十回 拉枯椿雙嫗夾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

詩曰：說到風流浪不禁，老人空有少年心。

牙稀漫羨膏粱味，耳塞難聽絲竹音；

藥裡欲求青鬢寵，花枝誰贈白頭吟。

正堪林下尋仙侶，細問參同水裡金。

話說李守備年已七旬，娶得一個四十五歲黎指揮娘子，已是敗軍之將，因何又引一個孔千戶娘子，留在屋裡，和他勾搭起來。住了三四日，弄得守備添上了四件寶：

腰添上彎，腿添上酸，口添上涎，陽添上綿。

尋思了幾日，要留他在家裡，沒有住處。隔壁有個法華庵，姑子叫做福清，也是亂後初出家，原是京城劉大尹家的妾，極會鋪絨挑線。被金兵擄去半年，回來沒處歸落，在這庵裡落髮。不上二年，他師父死了，招了兩個徒弟，法名叫做談能、談富，住著法華庵。有幾間閒房子，常有奶奶們來往著。借他二三間來，可以安的他母子，來往也便些。守備到了福清庵裡，問下了三間淨室，連門面四間，講了五兩房租。孔千戶娘子兩個搬在間壁，只隔著一牆，時常往來。這梅玉姐一手好針線，替人做些鞋面，母子們將就度日。或是白日過來和金桂頑耍，或晚了就在金桂房裡同床宿歇。

孔千戶娘子比黎指揮娘子小三歲，生得白淨面皮，描著兩道長眉兒，原是個風流的，又守了二年寡，因和守備勾搭上了，常常往來，和守備夫妻兩口兒一張桌上吃酒吃飯，以姐夫稱之，通不迴避。守備時常送些小菜、果子過去慰他，和他在屋裡，白日也偷過幾次。只是老邁無能，終覺秋多春少，婦人甚不滿意。這黎指揮娘子從嫁了李守備，守了活寡，一向裡也把心冷了。因見孔千戶娘子來，和他常在隔壁屋裡坐著，半日不回家來。只說他有心到別人身上去。晚間上床，偏要他來點卯，原是井繩扶不上牆的，又被孔千戶娘子弄枯了。有詩為記：

細似蜂腰已斷筋，逃形無計問花神。

前生定是為中貴，後世還當變女人。

作繭春蠶僵半縮，垂頭冬蚓屈難伸。

可憐夜半虛前席，水滿桃源少問津。

原來這婦人再嫁，過了中年的。專要在枕席上取樂，一些羞恥也沒有。就是窮也罷，富也罷，吃的穿的俱是小事，上床來這件東西是要緊的。如果不足其意，到明日把臉揚著，一點笑容也沒有。摔匙打碗，指東罵西，連飯也不給男子吃。先是因淫生出恨來，因恨越要生出淫來。看著這老獸物，一臉皺紋，滿頭白雪，整日價眼裡流著冷淚，口裡吐的臭痰。兩根瘦骨頭，連一身皮也乾了。那個是你糟糠夫妻，來給你送老！睡到半夜裡，倒枕槌床，不住的歎氣，想道早死了還各尋個生路。一頓臭罵，李守備只得推聲裝啞，全不言語。從來說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子弟村，這李守備也是無奈。忽一日遇了個故人，賣生藥的王回子，有名的好春藥、顛聲嬌、疏黃圈、鎖陽環、夜戰十女不泄固精丸、興陽丸一套兒的淫方。獨自開個小鋪，哄這些少年子弟們的錢。拿著五錢銀子，取堆花好燒酒十斤，要煮蝦米，做藥酒賣。守備讓到屋裡，問他買燒酒何干。王回子誇了一遍。喜的守備讓坐不迭，先篩了一壺五香酒來和他吃，細細問他，這藥可效麼？」王回子笑道：「我這藥若不效，家裡這些老婆們肯依麼？吃到一月上，這陽物發的粗大出二寸來，連青筋都是暴起來的。這是個海上方，又不費錢，只用些大蝦和海馬煮了，埋在土裡三日就用，那個婦人當的起？」守備是個老實人，就把自己敗陽的真象哀告了一遍，要求他的妙藥。錢桶裡有賣酒的錢，盡力一倒，還有七八百文，一齊串起，送給王回子，只要求個抬頭當差的法兒。王回子道：「我有好藥先放在馬口裡，臨時洗了任意行事。如要完，只吃一口涼水就解了。」即時解包，取出一封興陽不泄丸來，有三十多粒。又取一包揭被香，放在爐裡，使婦人發興的。守備連忙退回道：「他們發興，我越發了不成。這樣藥不用，我還當不起。」王回子又送了他一枝騰津，可以代勞。笑嘻嘻的出門道：「等煮了酒，還送二斤來。」守備拱了拱手，送他去了，心裡又喜又怕。喜的是我有了好方再不怕這兩個人笑我了；怕的是萬一不效，弄的進退兩難，又是一場受氣。又想到，把他二人哄醉了，大家胡混一場，有些難打發處，還有這根假東西，使個替身法兒，好歹要賣一賣老，難道我就罷了？

等不到晚，先把藥放在馬口裡去，買了一隻燒雞，兩碗燒肉，兩段豬灌腸，一盤熟肉，又是點心蒸糕，買了一大盤，擺在床前一張桌上，要請孔千戶娘子過來吃酒。黎指揮娘子，已是知道他和王回子吃燒酒討了藥來，只推不知，道：「你待請誰？」守備道：「只些時沒有請孔二嫂來坐坐，今夜無事，恁姊妹們敘敘他的酒量，好歹讓他個醉。」娘子道：「他這幾日不耐煩，等我自己去拉他。」說畢放下針線過牆去了。原來兩人商議，就一路也有個打發個老獸物的意思，趁這個機會，正好順水行船，試試這藥靈不靈。

一到了孔二姨家，見他坐在炕上，和梅玉納鞋哩。把孔千戶娘子拉在一間空房裡說：「守備今日求了春藥吃了，又買了好些東西來，請你吃酒，要安排試藥的光景。如今咱兩個把他試試好不好，打發他上路。」說的停當，孔千戶娘子道：「姐姐先走一步，我洗洗澡就到，只怕你吃起醋來，我就了不成。」黎指揮娘子笑著過去了。

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師積年做過暗巢的，一向不得盡興，也指望過來試試守備的藥。即時燒水，用香肥皂洗澡，穿上一套半新不舊的衫裙，也不擦脂粉，笑嘻嘻的從門裡走過來道：「打攪得恁兩口兒也夠了，天長日久的，又要來請，也不當人了。」守備也換了一套新衣，忙來接進去道：「咱家裡五香酒熟了，胡亂請二姨來嚐嚐，有什麼你吃？敢言請麼？」夫妻二人安下坐，守備橫頭，他二人對面坐了，守備自己把酒來斟，要請他小姊妹二人，都過那邊院子裡耍去了。一面用了三個雕漆茶杯，滿斟過五香酒，孔千戶娘子道：「妹子量小，誰使的這大東西。」李奶奶道：「大不大姐姐收了罷，再換個杯，姐姐又嫌小了。」頑成一塊，只得接杯在手，又取壺去，還敬李姐夫。守備不肯，送過壺來，自己斟了半杯，陪著吃了幾巡。吃到熱處，俗說道「酒是色媒人」，漸漸說話俱是帶嘲，大家笑成一塊，三人都有七八分酒。

守備有事在心，不敢多飲，天已半更，那藥在馬口裡還不見發作，又見這二位臊冤家乘著酒歡喜爽快，比往日更覺顛狂。這藥力不發，如何應承的下？推去淨手，用溫水把馬口藥洗去。手托著央不動，叫不醒，裝醉推死的臭皮囊，長歎了一聲，唱一個〔駐雲飛〕：

堪恨皮囊，舊日英雄何處藏。好似僵蠶樣，弄看全沒漲，當日太風狂，何異堅槍；今日裡縮頸垂頭，不敢把門來上，死狗誰能扶上牆。

李守備想道，這藥不效，或是用的少了。又將王回子的藥取出三丸，用口爵碎，使唾津填入馬口。只見那東西眼淚汪汪，滴出許多津液來，越發不起了。又歎一口氣，唱第二個〔駐雲飛〕：

物堪憐，伏祈抬頭聽我言；略裝虛體面，休使人輕賤。枉自口垂涎，委曲難前。二指窮筋，變了根皮條線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從來這春藥扶強不扶弱，濟富不濟貧。少年的人用了，不消半日隨著人的陽氣一時就發。這七十的老人，休說真陽枯竭，就是膀胱內邪火也是冷的，一時間這一點熱藥放在馬口裡，就如喂死狗的一般，那裡有點熱氣兒。虧了後來吃了半日五香燒酒，又將溫水一洗，內外相助，這三丸藥一時發作，真個是有腳陽春花再發，無油枯燄火重明，一時間果然昂頭跳腦，就有老將行兵縱橫如意

的光景。守備大喜，尋思道，此時不乘機行事，等得藥力發盡，悔之晚矣。連忙進的屋來，孔千戶娘子要回家去，怕梅玉女兒一人在家害怕。守備道：「天已晚了，恁姊妹兩人在房裡，我還在外面？天已起更了還回去做什麼！依著我說，咱大家打個官鋪，混上這一夜罷。」孔千戶娘子故意罵了一句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撇下他姊妹在隔壁，也不放心。」守備道：「一發叫到這邊來，他姐兒兩個睡在一房也好。」說畢孔千戶娘子才走起身，叫過金桂梅玉過來，把房門鎖了。院子門倒關著，原是一家人從牆上走熟了的。

說著話，房裡點上燈，見他姊妹二人俱是中衣，不穿裙，從短牆上過來，上西間房裡去了。這守備還要讓酒，孔千戶娘子吃的有些春心按不住的光景，推是醉了，守備也就讓各人安排上床，黎指揮娘子要和孔千戶娘子兩頭睡，怎當的孔千戶娘子是個頑皮人，有了半醉，單單扒過來，和他一頭笑道：「咱今姊妹兩人，今夜做個乾夫妻罷。」脫的光光的，一口先把燈吹滅了。守備那等的四平八穩，也就脫的精光，挨進房門，往兩人被窩裡一滾。孔千戶娘子摸了一把，不禁驚喜欲狂，罵道：「好老沒廉恥，哄的我住下可是耍小姨子麼？」黎寡婦聽了半日，已是難捱，守備怕他吃醋，別人又吃了頭湯，十分過意不去，只得勉強奉承。那裡抬起頭來，竭盡綿力，恰如火燒赤壁，那消兩三陣，把個守備弄得似落湯雞，骨頭、皮毛都是稀軟的。這老人家一陣昏迷，渾身冰冷，大叫一聲罷了，我也沒奈何。

且不說守備氣喘口張，兩眼緊閉，生死不保。卻說這黎金桂，從那日汴河看見男女行樂，已是春心難按，幸遇著孔家妹子梅玉過來，兩人每日一床，真是一對狐狸精，到夜裡你捏我摩，先還害羞，後來一連睡了幾夜，只在一頭並寢，也就啞口親嘴，如男子一樣。這一夜見他兩個母親吃酒醉了，和守備勾搭起來，吹滅燈就把房門悄悄挨開，伏在門外聽他三人行事。床搖的噴噴亂響，淫聲浪語，沒般不叫。兩個女兒連腿也麻了，疾回掩上房門，脫得赤條條的。金桂便對梅玉道：「咱姊妹兩個也學他們做個乾夫妻。一個裝做新郎，我是姐姐，今夜讓我罷。」梅玉道：「你休要弄的我象我媽那個模樣。」金桂道：「他男子漢有那個寶貝，咱如今只這一隻手，耍個快活罷。」說畢著梅玉叫他親哥哥，金桂便叫姐姐、妹妹，也學那淫聲一樣，弄了半夜，抱頭而寢。如此夜夜二人輪流玩耍。不知守備死活如何，二女子淫奔下落。正是穿花蛺蝶，雙雙春日入房來；點水蜻蜓，款款迎風隨浪滾。